

据报道,因为昆明市一座公厕建在优质小学旁边,为了让孩子上到好的学校,家长们争先恐后把户口落在这里,这个公厕的门牌号居然落了 24 个人的户口

# 落户公厕的笑话应早日终结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昆明,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据不久前《南方日报》报道,某市一位重点学校的老师发现,班上十几名新同学家的门牌号码竟然完全一样——都是学校附近一个公共厕所的号码;上海市某校在调查学生的居住地时发现,有好几个学生所报的家庭住址就是不远处的一所公厕。“我家住在厕所里”,是一则让人无法笑出来的笑话,期待这种令人心酸的冷幽默早日终结。

教育的不平等性突出表现在教育投入的厚此薄彼和教育资源的苦乐不均上:一些重点学校、优质学校财源滚滚,拥有一流的校园环境、齐备的硬件设施以及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而大量的一般学

校、平民学校却捉襟见肘,校园设施简陋,教学水平平平。别说是在“望子成龙”心理影响下,就是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朴素愿望,任何家长也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往重点学校。

只要所谓的重点学校存在一天,“我家住在厕所里”现象就不可避免。当然,在这种表象的背后,是民众对子女能够公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的期待和渴盼。把握教育的平等性,让所有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更有了紧迫性。把经费向非重点学校倾斜,通过合理调配使各个学校师资力量基本平衡,加大一般学校的硬件建设让他们尽快实现教

育手段现代化,并不是多大难事。这方面,安徽省铜陵市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他们多年前就取消了重点学校,或者说,所有的学校都是重点学校,全部学生都就近入学。在其他城市甚嚣尘上的“择校风”,在这里早就销声匿迹。铜陵能够做到,其他城市也不难做到。

重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这从法律上、制度上对教育公平做出了刚性规定。刚性的规定,必须得到刚性落实。当有一天,一个城市里的所有学校,天空是一样的湛蓝,太阳是一样的鲜艳,校园是一样的美丽,老师是一样的可爱,孩子们的家,还会“住”在厕所里么? 光明日报(王清)

过分迎合观众,“熟曲”也变“俗曲”

# 世界名团来了我们会“点菜”么

解放日报 最近,不少大牌国外交响乐团纷纷来沪演出,掀起一阵“交响热”。国外名团究竟亮出怎样的曲目,才不枉重金邀请?乐团拿手名曲和观众熟悉的中国曲目,孰轻孰重?这些细节,考验着国内演出商的“点菜”能力,也与培养高素质交响乐观众密切相关。

上海交响乐团总经理陈光宪表示,国内既然花重金请来国外知名交响乐团,就理当选择乐团最具特色的经典曲目,才能奉献给观众物有所值的表演。像本次艺术节上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带来浪漫派作曲家马勒的《大地之歌》、捷克爱乐乐团带来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等,无论从专业还是乐迷角度来看,选曲都是恰当、得体的。但业内专家也指出,在不少海外乐团的引进中,部分演出商仍然因为不谙熟乐团个性,“偏食”熟曲,选曲雷同,花了重金却没有买到“保留菜肴”。上海爱乐协会一位成员说,一些知名乐团应中方演出商要求,强换曲目,演奏一些并不体现乐团最高水准,比较讨口彩的曲目。尽管“熟曲”一毕掌声四起,但在这种迁就性的演奏中,国内观众难以真正了解一个乐团的好坏,也听不到最具含金量的演出。网上有乐迷将这种现象称为“熟曲”变“俗曲”。他们希望在顶级乐团莅临之际,不妨让听众多品尝国外不同个性的“珍馐”乃至“极品”,这样国内交响乐的整体欣赏水平才会提高。

一流乐团来华献演,不乏加演中国曲目者。对此专家指出,凡国外乐团献演都要求其演奏中国曲目,则无必要。如果一味要求开练中国曲目(有时甚至是一些临时改编的通俗曲目),就有点强人所难。何况让一支乐团在未经充分排练的情况下仓促演出中国曲目,艺术效果反而会大打折扣。这对花了大价钱欣赏一流演出的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浪费。

(张思阳 伍斌)

厦门街头的休闲座椅越来越多,与此相反,公交车站的候车椅却越来越少,几乎濒临“灭绝”

# 厦门公交车站不设候车椅惹争议

海峡导报 昨天傍晚,林先生到厦禾路文灶等车,忙了一天的他找不到椅子可以坐,只能坐在坚硬圆溜的石墩上,屁股顶得生疼。

随着厦禾路沿线几个公交车站的改造,细心的市民发现,改造前站台还有候车椅可坐,改造后椅子却没了,如文灶、金榜、富山莲坂等站,而且,新建的公交车站也没有椅子,一些没改造的公交车站,椅子不见后也没有补上。

那么,这些椅子都哪里去了呢?公交车站由厦门公共交通场站有限公司管理,该公司陈副总解释,候车椅的材质大部分是不锈钢,容易被小偷撬去卖掉,不小心被撞凹后,也难以修复,所以才会越来越少。陈副总统说,目前全市有 500 多座候车亭,今后候车椅将不再建设。也就是说,等到现有的候车椅损坏或被盗殆尽,未来,候车椅将在公交车站点消失,乘客等车无椅可坐。

而市民郑女士等乘客说,座椅还是有必要设的。有时候带孩子等车,几十分钟时间大人可以等,但小孩就不行。有个椅子让孩子坐坐,他们等车就不太闹了。一些专家也指出,以前的候车椅由企业赞助,但现在公交站点的冠名权不允许商业化,如果要设,就得计算成本,但公交车站属于公交系统的一部分,也属于公益性事业,不能光考虑成本。

(吕寒伟 朱隽嫻)



漏网之鱼

图/News cartoon

作者 祁雪锋

羊城晚报 昨天是我国第八个“男性健康日”,主题是“关注男性健康,树立大健康观念”。记者昨日从一个有廿多位权威专家出席的座谈会获悉,两成男性从不参加体育活动,男性健康状况堪忧。

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说,男人患一般躯体疾病后,30%—35%的男人不愿看病,若是勃起功能障碍,看病的人更少。男人对健康不关心,看病频率比女性低 28%。

省性学会副会长陈义平介

压力大,老得快。两成男性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健康状况堪忧

# 男人30岁或入更年期

绍,中国的男科疾病发病率高达 51%。20 岁至 40 岁的男性 20%患有前列腺炎,16%患有泌尿生殖感染,40 岁以上男性 50%患有功能性障碍和前列腺增生,10%的夫妇患有不孕不育症。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果显示,20%的中国男性从来不参加体育活动;在男性重病患者中 80%的人之前从来不

到医院看病。省性学会常务理事、东莞性学会会长黄建初认为,“生育力障碍人群”正逐渐形成。有数据显示,不孕不育的发病率为 12%。

专家指出,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男性更年期有提前趋势,而且持续的时间比女性更长。压力大、长期工作紧张

的男性,容易成为男性更年期

早发的高危人群,他们可能 30 岁以后就开始步入更年期,若不加治疗,症状将一直维持到 70 岁。

据调查,男性在出现更年期症状后,只有约一成病人主动到门诊就诊。省性学会副会长董玉整还提到,目前社会上不少女性对结婚对象要求有房有车,这种物质因素的过度膨胀、两性关系的失衡发展导致男人择偶难,甚至“恐婚”“恐育”。如今,30 多岁还没结婚的“老光棍”和 40 多岁才生孩子的“老爸爸”越来越多。(廖怀凌 李昊)

## 淡定接受儿子性倾向

远涛是我的独生子,生下他时,我已 33 岁半。1999 年那会儿,他还在读高三。一天夜里,他坐在书桌前,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妈妈,你有没有发现,我是喜欢男孩子的呢?”我一看一脸严肃,还有点紧张的儿子,心里暗笑:这小孩说话真是没轻没重的,可能他还分不清什么叫做“喜欢”吧。见我沒有太吃惊,远涛接着又说:“妈妈,大约在初中,我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了……”

儿子说,他最喜欢的音乐人黄耀明就是同性恋者。是的,我常听儿子播放他的歌,也觉得这个歌手很有才华。儿子还曾经不时向我推介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费城故事》《喜宴》《春光乍泄》和杜拉斯的小说《蓝眼睛,黑头发》等。

但此刻儿子的坦白态度,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些意外。说实在的,内心深处,我何尝不是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希望儿子将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现在看来,儿子是认真的。我连忙和先生商量,先生倒是想得开,安慰我说:“他现在还小,没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先生越来越看清并接受了这个现实:儿子的性倾向是不会改变的。有的家长想不明白,我怎么这么容易就能接受得了?可能这和我的经历有关吧。我在粤北山区当过知青,搞过文艺创作;在粤西国企干过政工;回广州后一直编文学杂志。

太多的岁月沧桑让我明白:自然、本性的生活是短暂人生最宝贵的东西。科学研究表明,性倾向大多在幼年时期就已确定,终身难改。如果儿子天生是同性恋者,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能勇敢面对呢?

## 出境支持同性恋儿子

远涛先后跟三个男朋友拍过拖,看着儿子有人喜欢,对方给我和先生印象也不错,我们内心蛮高兴。按理说,他已经有宽松自由的小环境,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同性之爱,

应该知足了。可他却觉得,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还很多,自己不过是幸运儿,有责任站出来为国内同性恋者做些有利的事情。所以,从 2001 年起,远涛就成了一家同性恋网站的义务编辑。

2005 年 11 月,南方电视台要采访远涛,还希望我也能接受采访。我犹豫了。广州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我这里有许多的校友、老师、同事;自己又是编辑,联系着大量作者;还有娘家、婆家那边几十位亲戚……一旦自己出现在电视上,人们会怎么看?我和先生再开明也不想上电视,毕竟社会上很多人对同性恋还是不理解、不接受,有的

还认为是“丑事”。家丑不可外扬,我一个年近花甲的女人,私底下支持儿子就够啦,犯得着上电视抛头露面,让别人指指点点吗?可是,另一方面,我既然很理直气壮地说儿子没干错事、坏事,那又怎么能把这看成是“丑事”呢?

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想法在我脑子里 PK 来 PK 去……最后,还是 14 年前一件往事,帮我下了决心。1993 年,46 岁的我出版了国内普通百姓的第一本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策划、筹款全部

自己搞掂,选了 250 多张照片,当时很多人给了不错的评价。我想,我曾经有勇气做了那么一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可以变得患得患失?远涛本身是同性恋者,还能顶住压力站出来,我是他的妈妈,自然应当和儿子站在一起!那天,我和儿子愉快地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儿子说:“妈妈,你不经意间又成了‘第一人’。”第二天出门,连的士司机都认出我们了,还称赞说:“你们真勇敢!”

## 开博客和年轻人沟通

我今年刚好 60 岁,十几年前单位说过 45 岁的职工可以不用学

电脑,我还很庆幸,觉得电脑是年轻人的玩意,我这辈人不需要学。哪里知道,自从去年底一个年轻朋友帮我注册了博客“三色堇吴幼坚”,陆续发表了一批旧作和少量新作后,我便一发不可收拾。今年 1 月底,我花 4500 元买回电脑,从打字学起,还学怎样上网、管理博客,简直就是刘姥姥走进大观园,闹了不少笑话,当然也有很多乐趣。我常感到有写不完的题材。

公不公开?何时公开?这样的问题每个同性恋者都会碰上。我不

她的儿子被称作“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她并没因此责骂儿子,而是坦然地接受儿子的性倾向。众多网民通过网络分享了这位母亲的勇敢和宽容,许多同性恋者称她为“妈妈”

# 独子“断背”妈妈淡定接受

主张每个人都早早向父母公开,表述方式最好也不要千篇一律,要具体分析父母的承受能力,善于借助兄弟姐妹等亲友的力量,做好必要的渲染铺垫,选择适当的时机告诉父母。

我的网友大多很年轻,一个中学生“冷竹”还邀请我加入了他们的“90 后动感写吧”。一些年轻同性恋朋友会经常光临我网上的“家”,称我“吴妈妈”或“吴阿姨”。但也一直有人来我“家”捣乱,说很难听的话,对此,我会毫不客气,坚决删除那些不友好的内容,保留一些质疑探讨的评论和留言。反对的声浪再高,也别指望我会后退半步。

## 愿同性恋孩子都快乐

目前,儿子在北京工作,业余坚持做义工。看到儿子在公众面前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我和先生都感到很自豪。更让我高兴的是,很多朋友看过媒体对他的访谈后,对我说,远涛健康、阳光的形象,有助于改变相当一部分人对同性恋者的误解和偏见。儿子对我的生日也历来比对母亲节重视。但今年却很不一样。远涛恰好有事从北京回来,就买了大蛋糕,领我到一個同性恋朋友阿强家聚会。阿强我之前没见过,但也常上他的博客,他和男友阿伟相爱 13 年,已经在广州买了房子,安了家,过起了“夫夫生活”,不少同性恋者还不时会在他家小聚。这次聚会,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他们都是防治艾滋宣传的志愿者,刚上完培训课就赶来了。

等人来得差不多了,阿强他们也包好了饺子,大家围在一起。阿强首先说:“今天是母亲节,很高兴阿姨能来到我们这里。我妈妈不久前去世了,我见到阿姨觉得特别亲切。远涛的妈妈,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来吧,共同为妈妈祝福!”孩子们齐声说道:“母亲节快乐!”祝福声中,我在蛋糕上切了第一刀。有孩子问怎么不点蜡烛?我回答又不是生日,特意不点蜡烛的。他说,点蜡烛可以许愿啊。我说,在心里许愿也一样。对未来的向往是不灭的烛光,我在心里默默地许愿:“愿每个同性恋孩子都快乐!”

广州日报(练情情)